

世紀父親

蔣淑英 著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纪父亲

蒋淑英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纪父亲

蒋淑英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1168×850 1/32 印张:7.8 字数:180千字

1998年7月第一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204-02463-X/I·431 定价:18.80元



父亲蒋传礼 93 岁读书留影

避暑山庄合影

父亲和母亲刘喜珍于 1982 年在承德



父亲和母亲合影留念



作者蒋淑英1982年与父亲合影



目 录

第一章	谋生	(1)
第二章	革命风暴	(8)
第三章	红军发展壮大	(17)
第四章	长征	(22)
第五章	征服雪山草地	(34)
第六章	长征以胜利而告终	(45)
第七章	赴抗战前线	(54)
第八章	战时医院	(60)
第九章	延安抗大	(76)
第十章	延安大生产	(86)
第十一章	抗大支队挺进东北	(104)
第十二章	接管热西	(113)
第十三章	热中专署	(122)
第十四章	投入承德地方建设	(134)

第十五章	为革命只争朝夕	(144)
第十六章	家庭春秋	(156)
第十七章	甘当孺子牛	(172)
第十八章	晚年人生	(184)
第十九章	多事之秋	(207)
第二十章	生命的悲哀	(217)
后记		(242)

(1)		第一章
(8)		第二章
(17)		第三章
(28)		第四章
(37)		第五章
(43)		第六章
(54)		第七章
(60)		第八章
(77)		第九章
(88)		第十章
(107)		第十一章
(113)		第十二章
(131)		第十三章
(141)		第十四章

第一章 谋 生

当挑盐工

1912年3月，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在他的老家河南汤阴修街办场。这一年，父亲刚满15岁，他听说盐厂招收挑盐工，便别了婚后不久的妻子阮金枝（娃娃亲），还有两个兄弟，与同乡几个青年徒步前往河南汤阴去报名。

父亲的老家湖北省大悟县与河南省交界。他为了谋生，虚报3岁，才当上了一名挑盐工。他领了一副箩筐和一只扁担。当挑盐工非常苦，每一担盐重百余斤，挑一天盐挣一块钱。父亲挑头几趟还觉不出吃力。他虽然年龄小，但个头高，长得壮。可到后来，他越挑越觉得重，肩膀压的生疼，走起路来身子要打晃，他是好强的人，怕让人家笑话，就咬紧牙关不肯掉队。没到两天，肩膀磨的又红又肿，连摸也不敢摸，一碰就疼的龇牙咧嘴，把扁担一放到肩上就如同针扎似的疼。到了晚间，浑身的骨节疼的连身也不敢翻，他把手捂在脸上，偷偷地哭。他不想干吧，可已登记造册，又转念想，来就是挣钱的，一个钱没挣就回乡，也不好向家里人交待，就硬着头皮咬牙坚持干下去。他挑呀挑，忍受着超体力的劳动强度，把肩膀磨掉一层又一层的皮，终于长出厚厚的茧子。挑烂一副箩筐，再换上另一副，后来筐也使不起，就换上大布口袋，每袋盐不少于百十斤，少装一点，监工不让。监工若看见哪

个盐工挑的量不足，二话不说劈头盖脑的抽你几鞭子，还要踹上几脚。因此，谁都把箩筐、布袋装满。父亲干得久了，也学会了一些技巧，除了每天赚的工钱外，还能落把盐。这点秘密他开始也不晓得，还是从同行伙计那学的，把袋子沾上水，倒完盐把沾在口袋上的盐面到晚上打扫一下，每天沾点，天长日久，盐巴积攒多了，拿到街上去卖。

这天，他和同乡中午加了班，挑够了趟数，便提着积攒的盐巴来到一条宽阔的大街上，酒楼、铺子、杂摊都拥挤在这条街上，他们来到一家铺子卖了盐，便走进一家酒楼，登上二层楼眺眼远望，一处高宅大院，紫红色大门前，立着一对大石狮子，呲牙张爪瞪着眼，卧在那里，给人一种严森森之感。再细瞧，三重九院，楼台亭阁，曲廊栏杆，似琼瑶仙阁。父亲随口说道：

“好气派，谁家的大院？”他话音刚落，身边有人道：

“吁，这可不能瞎说，当心啊。”

父亲回头看见是本地的一位老者，不再则声。只听那老者又说：“小后生，你们是外乡人吧，说话要当心啊。”他说时回头看看左右无人又道：“这是当今袁大总统的官府，瞧这条街吗，也是他修的。”

“倒是有钱的，当大官的，又修街又办大盐场，可苦了我们当老百姓的了。”父亲仍旁若无人说出心中的不满。

那老者见父亲说出这话，连忙回头，看见上来两位穿华丽服装的人，赶紧对父亲道：“当心，少说话，你们快走。”说着他先离开了。父亲给同乡使个眼色，饭也不吃下了酒楼。

星移斗转，日月穿梭。眨眼间，父亲和同乡就干了快一年。后来，父亲和同乡合计着辞工回乡。于是，他们算了工钱，除去吃、工具等费用外，还剩一百余块。父亲就想用这笔钱做个生意，省得再给地主家下苦力，主意打好后，他看见河南的猪娃子比家乡

贱得很多，心想，买些猪娃子回去卖，能赚两三倍的价钱。于是，他把赚到的钱一次投入猪娃子的买卖上，一共买了 20 来只猪娃挑着。他们搭了一段船，后又挑着走旱路，走了一程又一程，父亲心里高兴，累也不觉得累，一想能赚到钱，脚步越走越轻松。可不巧的是，路上遇上一场大雨，道路泥泞不堪，不得不耽搁几日，可到了雨过天晴时，又赶上烈日炎炎，走得急，把人热得汗流夹背，猪娃子缺水少食，饿的“吱哇吱哇”的叫，天又热，父亲只好撂下担子找食，可看看左右又无人家，无处找水寻食，只好挑起往前走，好不容易挑到一个集镇上，要了些泔水喂，把猪喂足，又接着赶路，可这一饥一饱，一热一凉，路途又远，天气炎热，还未等挑到家，猪娃子全染上瘟气死在路途上。父亲懊悔莫及，买卖没做成，又折了本，只好认作倒霉。

父亲回到家好悔气，闷闷不乐。大妈阮金枝好个劝慰他。父亲想再做买卖可又没了本钱，他只好又到地主家去种地，大妈在家里给有钱的人家浆洗缝制衣服。她从小就心灵手巧，针线活做得又快又好，因此，有钱人家找她干活的人不少。这期间，两个叔叔也渐渐长大，都去给地主家放牛，打短工。

遭遇土匪

父亲 18 岁那年，跟姑父陈士才到 20 里外的任各冲的婣娘家去下汤（坐月子拿的礼物）。他们兴冲冲地翻过一道道山梁，穿过一片茂密的油树林，又淌过一条溪流，绕过一个村庄前的池塘，才来到他婣娘家。

刚刚生下孩子 3 天的他婣娘，连忙招呼他们坐下，随即下床倒水，忙个不停。父亲怕他婣娘累着，留下礼物就要走，可她说什么也要留下父亲他们吃了饭再走。她酿造的米酒非常好喝，父亲高兴多喝了几碗。姑父陈世才有事先走了一步。米酒不可多喝，

父亲回家时天色已晚，路上被风一吹酒劲上冲，脚象踩着云雾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心里明白腿打晃。

父亲走到离家有四里路时，说什么也迈不动脚步了，困觉上来，一头栽倒在池埂上，打起呼噜，不知睡了多久，后来感到身上有硬器打得疼，睁眼一看，天已大亮，身前站着两个敞胸露怀的土匪，正用枪托砸他。父亲见势不好，爬将起来就要跑，哪里跑得了，一个土匪掐住父亲，另个土匪凶狠地举枪就打，嘴里还骂道：“让你跑，老子打死你！”打骂够了，就把父亲捆绑起来，押到一座山上。

父亲看见和他一起被抓来的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人，全是五花大绑，连他一共 11 个人。一个土匪头子手持碗口粗的军棍，腰上别着短枪，见又抓来人就喊道：

“哪抓来的？给我带上来。”

一个土匪得意地说了一下抓来的经过，便把父亲押到土匪头子跟前。

土匪头子提着军棍，上下打量一下父亲说：“看你这小子的样，倒像是个有钱人家的，就先拿你过堂吧。说，你小子是想活还是想死？”他说着，“啪”地一下，军棍落在父亲的身上。

父亲愤怒地瞅着眼前的这个土匪，问道：“么叫活，么叫死？”

“要活就让家里拿钱赎，死吗，哈哈……”这个土匪头冷笑一声，霎时从腰间拔出手枪抵住父亲胸口上。父亲心里明白，死是逃不过了，因土匪看他穿得干净，把他当成有钱人家的公子哥了。不过，父亲哪里有钱，只好豁出去，穷人就是穷人，实话实说。可土匪不信，认为父亲吝啬不肯出钱，就往死里打，一会儿，就打得父亲遍体鳞伤，动弹不得。一个土匪打够了，掏出手枪，照准父亲的胸膛，勾动扳机就要开枪。这时，土匪中有位连长模样的拦住道：

“慢，省一颗子弹，先让他受会罪。”

经他这么一说，父亲没吃枪子，被两个土匪连拉带拽的拖到一边去了。

父亲被打得浑身血肉模糊，在地上昏迷很久，当他醒过来时，耳边听到哭爹喊娘的惨叫，睁开眼一瞧，好个惨不忍睹。原来抓来的那10人全部给吊在树上，剥光了身上的衣服，一丝不挂地正抽筋扒皮地折磨他们。父亲暗想：土匪折磨完他们，再把自己吊起来扒皮抽筋地打，那可就活不成了，趁着土匪把自己扔在一边，马上还不会引起注意，不如挪个地方。父亲左右看看，想躲避起来，正巧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一堆柴草垛，他急中生智，咬紧牙关忍着疼痛，一点一点地挪近柴垛，用草盖住身子，心想，只要天一黑下来，就不怕了。正在这时，听到有个土匪说：“刚才那小子不知这会儿是死还是活，也一块吊起来。”

父亲听了，心想这下可糟了，一定活不成，连忙卷缩起身子，屏住呼吸，把头埋在草里。脚步声越来越近，父亲听了更害怕，紧闭两眼，索性听天由命。

“他妈的，人怎么不见了？”有个土匪说。

父亲听后正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之际，忽然远处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声。土匪吓慌了，有的嚷道：“快跑啊，红学^①来了！”这伙土匪做贼心虚，大呼小叫的丢下被抓的人质掉头逃走。

红学组织和村民打上山来，救了父亲，当他们把吊在树上的那10个人放下来时，人早都咽气。这场劫难幸存者只有父亲一人。他被抬回家，养了一个多月才恢复了健康。

① 红学是当时地方民团组织，护村保民。

向往革命

父亲的家乡湖北大悟县任家洼有一个姓陈的地主，家里相当富有。他的亲戚大部分在武汉做官，时常回家乡来，把外面的世道讲给他听，说革命要来了，地主豪绅要打倒。姓陈的地主有文化，他听了亲戚的劝告，做了五年破产计划，改变了他平时对长工的做法，不象过去那样苛薄了，饭，尽量让父亲他们长工吃饱，有时还改善生活。

在一次偶然机会，父亲听到姓陈的地主跟亲戚谈话，最初听到“革命”的字眼，感到十分新鲜，琢磨着其中道理，暗自寻思革命若能使地主如此害怕，能让长工吃饱肚子，说明革命是为解放穷人，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因此，从那以后，革命二字在父亲的脑海里扎下了根。

父亲接纳不住内心的革命欲望，不久就不再给地主当长工，只身跑到武汉去寻找革命。

父亲来到武汉三镇，没见到一个人谈论革命，在眼前晃动的是游手好闲的公子哥，还有穿金戴银的阔太太和小姐，相对的就是衣不蔽体，饥瘦如柴的沿街乞讨的穷人。父亲暗想：为什么穷的穷，富的富呢？社会为何这样不平等？父亲就这样在武汉三镇转悠3天，也没有找到革命，可腹中空空，摸摸衣兜没有一文钱。这天，他顺着汉口的人流来到一个港口，举目望着翻腾咆哮的江水。江边拉纤的工人，枯瘦的脊背弯到膝处，在阳光的毒晒下劳作，汗水洒进沙滩与江水混合在一起，引起父亲强烈的愤慨，攥起拳头暗自发誓：“我一定要找到革命，一定要为穷人争口气。”

父亲在武汉三镇没有找到革命，使他很失望，后来几经周折，便徒步来到襄阳，在街上邂逅他岳父阮志钢，一问才知，他岳父正在襄阳的一家建筑队当监工。他见到父亲又惊又喜，留下父

亲在手下做工。

今年7月，正赶上天旱不雨，已经有一个多月连个雨点也不见，天似流火，活计又重，工人吃的很差，饭里掺沙，一个个叫苦连天。他们盖起三栋楼房，还剩一栋楼没有完工，如果不在七月按期完工，工人不仅拿不到工钱，还要罚款。父亲的岳父看看工期临近，心急如焚，心想再给工人增加工时，可眼瞅着天气把人都热得喘不过气来，哪还干得了活，况且又吃不饱，挺不起腰杆。他哪还忍心再给工人加班。可这样下去，作为监工又无法与资本家交差，心里一急，便得了一场大病，竟卧床不起。

资本家见到没按工期完工，说什么也不给工钱，工人气得想走，可手无分文又走不了。父亲也十分焦急，便与几个同乡好友去找到他岳父商量，资本家逼得工人走头无路，不如放一把火烧了楼房，阮志钢只好长叹一声。一天晚上，父亲他们堆起干柴，随即点起大火，很快染红半边天。父亲见大火熊熊燃烧起来，立刻向工友们喊道：

“工友们，快跑吧，逃命去吧，走慢了，让资本家抓了去就活不成了。”

工人们听了，立即四散逃生。

父亲搀扶着他岳父阮志钢逃到他乡做工。后来，父亲看事情平静下来，这才回到家乡，他岳父仍在外地搞建筑。

第二章 革命风暴

“不速之客”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革命由此出现了新的局面。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董必武和陈潭秋回到武汉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湖北大地播下了革命种子。

1927年春，父亲的家乡湖北遭受大旱，地里的庄稼绝收，农民破产，流落街头。当时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冷天无衣裳，热天一身光。吃的是野菜饭，喝的是菜汤。麦黄望接谷，谷黄望插秧。一年忙四季，都为地主忙。”土地百分之八十被地主霸占，高利贷更是骇人听闻，春天借粮一斗，秋天要归还两斗。农民生活饥寒交迫，而地主老财灯红酒绿，脑满肠肥。农民胸中燃烧着怒火，急切地盼望着解放。

这年秋天，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席卷湖北大地。武汉的革命知识分子，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斗争土豪劣绅，成立农会，组织赤卫军，发动农民革命暴动。

一天晚上，父亲和两位兄弟正为年关无粮发愁，忽听有人敲门，父亲感到愕然，因平日里串门的穷哥们推门就进，可这次不同。父亲犹豫着，只听门外人轻声道：

“老乡，在家吗？找口水喝。”

父亲看看两位兄弟，起身去开门，见门外站着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赶紧让进屋里，给他倒碗水。

来人一边喝水一边与父亲唠扯家常，家中几口人，生活怎么样，村里有几户地主等情况。父亲见来人态度亲切，说话和蔼，便把村里和家庭情况如实说了，来人十分同情。后来，他经常到父亲家里谈些农民的话题。不久，父亲也就知道他是武汉下来的大知识分子，地下共产党员，名叫江竹青。

当时，父亲家住在任家洼。这里四面环山，自然风光秀丽。父亲的祖辈原是山东省，后逃荒到湖北大悟县任家洼安家落户。子孙延续到爷爷那辈，人丁兴旺，蒋姓家族就发展到几百户，任家洼村几乎是蒋姓家族。爷爷那辈哥三个，长得都人高马大的，身强力壮。据父亲说，我三爷爷臂力就有四、五百斤的力量，他开缸窑，生活过的比爷爷强。三奶奶长得人很漂亮，后不幸早逝，三爷爷悲伤过度就离家出走了，以后下落不明。爷爷蒋春华是老大，40岁那年在一家地主家干活，这家有个小姐，长到30出头还没出嫁，因一直是身体不好，他家请算卦先生算了一卦，说结了婚身体就会好。她父母开始给小姐选择对象，挑来选去，没有中意的。高不成，低不就。有中意的人家不干，次的小姐不同意。爷爷正好在她家里做工，小姐相中爷爷蒋春华长得一表人材，人又忠厚老诚，能干，便把意思与她父母提出，她父母也相中了爷爷，愿意把小姐早些嫁出去，图个终身有靠。就这样，爷爷蒋春华娶了这位有钱家的小姐为妻。说来很奇，她嫁过来不到一年的功夫，奶奶的病全好了。她识书达礼，心灵手巧，性格还好，没有一点的脾气，长得又漂亮，爷爷家的日子越过越好。她在婚后的第二个年头上，这一年正是1898年正月十三日，奶奶生下头胎，这就是我父亲。按家谱排，中间字是“传”字，便给父亲起名为蒋传礼。后又生了二叔蒋传智，三叔蒋传深。一家人靠着祖上留下的

几亩旱田,10亩水田过日子,生活也能过得去。那时家乡风俗中兴娃娃亲,因穷人家家里穷,女孩子一生下来就给男方家抱去,男方家养大再成亲。父亲出生后不久,爷爷蒋春华就收下阮家送来的女娃子阮金枝。因阮家日子也不富裕,他家一连生了8个丫头,给爷爷家抱过来的是最小的,排行老八,这就是我大妈。大妈阮金枝长得四方大脸,一说话就露出两个大酒窝,笑起来,非常好看。人又长得白净,眼睛又大,双眼皮,小鼻子小嘴,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全家人都很喜欢他。尤其是爷爷奶奶,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女儿,吃的穿的先济着她。她也乖,手又巧,眼睛里又有活,帮着奶奶哄着两个叔叔玩,从不惹他们哭闹。父亲从小就懂事,爷爷奶奶非常疼爱他。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父亲长到8岁的那年,家乡遇到罕见的大灾年,地里种的庄稼颗粒没收。可越是大荒之年,地主不放债还逼租,家里本来就无多少存粮,没吃个把月,家里就要无米下锅。父亲的祖父祖母,爷爷奶奶当时还健在,他们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济着父亲小哥仨个吃。就这样,不到半年的时间,父亲的祖母祖父,爷爷奶奶先后过世。后来不久,父亲的父母,还有她三婶娘相继去逝。家里就剩下父亲、二叔、三叔和阮金枝四个孩子活着。为了安葬亲人,父亲在他姑姑的操办下,把家中仅有的4亩旱田10亩水田卖掉,家中值钱的东西也卖了,买了7口棺材,把亲人装殓掩埋了。从此,8岁的父亲带着6岁的二叔蒋传智,4岁的三叔蒋传深开始了漫长的讨饭的童年生活,吃尽了人间的苦难。

父亲长大后,贫富不均的现象使他心里燃烧起反抗怒火。正当他要寻找革命时,家里来了这位“不速之客”,地下共产党员江竹青同志,把父亲哥三个引向了革命道路。这是父亲做梦都要做的大事。

父亲住在任家洼独弯里的三叉路口上,很便于地下党活动。